

魏叔子文選要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37

1

30

25

20

15

10

文庫 11
D 237
/

就為峯棗原先生撰 全三冊

魏叔子文選要

浪華書林 羣玉堂製本

御四庫文庫

魏叔子文選要序

陸

陸

寧都魏氏兄弟三人以文有名于清初而叔子為之宗或以比之蘓之子瞻云叔子亦蘇子文而別出樞軸其文尤長於議論後見卓異與蘇子同而論辨精確殆過之若其變法封建法策歷代諸論以後偉之才行雄健之筆所云曲盡一人之終始比類旁徵雜取以証其說

魏叔子

010190557451

而歸於不可易者我於蘇子未知其軒
輕何如也唯蘇子則其言雖不盡用於
當時尚得陳社廟堂與時相相辯論蘇
子不幸值國家變革之際屏隱放廢守
節於窮山中其言不得一施於當世唯
與兄弟及同志之徒討論講究而已其
意固有足悲者矣蓋朱明以養士三百
年之久一旦為流賊殘滅遂清人以戎

狄入而帝其地草莽有義之士不堪悲
憤往々絕意于尚世困餓于窮鄉者有
之混跡于緇徒者有之而恢卓犖有為
之才者或發精于經義以自異或專力
于史學以自見皆足以誇耀于一時獨
蘇子身感慨激昂肆力于斯文固所寶
歷親視而徵之於前古之成敗探源推
流以論之故雖短文小篇不敢苟為文

取乎國世道民生所謂坐而言之起可
行而有效也較之彼考證經史堯舜於
無用者其得失優劣固不待言矣以故
孔子之文流傳逾遠迄今幾三百年人
之愛重之殆與孔子相匹則孔子身雖
屈于當時其志必伸于後世孔子其可
無憾矣嗚呼蘓子論宋國之禍明必指
掌而不得行之於國家未亂之前孔子

說古今之成敗精切確當而值明朝已
也之後要皆不得致其用我既為二子
悲而又深為二國惜之也頃者選孔子
之文有所感焉遂叙其由于卷首者必
此

安政戊午十有一月鷲峰逸人榮原忱撰



靜好書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魏叔子文選要卷之上' and '目錄']

魏叔子文選要卷之上

目錄

端友集後序

伯子文集序

彭躬庵文集序

涂宜振史論叙

涂子山空青集叙

李季子文叙

首山偶集叙

曾庭聞文集序

蘇京口南山詩序

朝文昇画詩冊序

殉節錄叙

季子文集序

王任谷文集序

論世堂文集序

玉竹亭文集叙

信芳齋文叙

陸懸圃文叙

守子發文集序

目錄

左傳經世序

十國春秋序

既堂續集叙

閔賓連游廬山詩叙

初蓉閣詩叙

危習生遺詩叙

一石山房詩叙

虎邱中秋讌集詩叙

樹德堂詩叙

費所中詩叙

娛墨軒遺詩叙

贈西陵林山水叙

贈北平劉雪舫叙

贈黃書思北游序

贈萬令君罷官序

鄭禮部集序

黃從生時文集序

陳文長画竹冊叙

西湖近詠題詞

游京口南山詩引

卷之中

相臣論

留侯論

陳勝論

鼂錯論

雋不疑論

漢中稱帝論

伊尹論

唐太宗平內難論

阮籍論

高允論

續縱囚論

唐肅宗靈武即位論

劉知遠論

續續朋黨論

蔡京論

蘇雲卿論

趙鼎張浚陳俊卿虞允文論

宋論上

宋論下

周論

秦論

春秋戰論八篇

城濮

鄆一

平陰

鄆二

鬻拳論

卷之下

封建一

封建二

封建三

變法上

變法下

與毛馳黃論于太傅書

答楊友石書

上郭天門老師書

答曾君有書

答南豐李作謀書

與諸子世傑論文書

答施愚山侍讀書

孫豹人像記

燎衣圖記

翠微峰記

吾廬記

文木屏記

邵子湘五真圖記

白渡帆舟記

重建平山堂記

大鐵椎傳

賣酒者傳

邱維屏傳

桃花源圖跋

凌記跋

讀宋李忠定公集

魏叔子文選要卷之上
通計九十二篇

魏叔子文選要卷之上

清

寧都

魏

禧冰叔

著

日本

美濃

桑原枕有終

選

端文集後序

武進吳霞舟先生。仗節自焚于東海。其先二十五年。其門人江陰李忠毅公仲達。劾魏闖建獄死。同學生程家尹。輯二公平日問答之辭。往復手書。及詩文。刻以傳世。因先生之齋而名之。曰端文集。後四十五年。先生之諸子光。年七十。篤學好文章。介二公令子。再拜稽首。請于禧使。更序之。序曰。天下治亂風俗之淳。



漓人心忠孝廉耻之存亡莫不由于教化故師道為甚重後世師失其道而俗亦簡賤其師其為聖賢仁義道德之言皆文具至其所身率及塾講而傳習者則皆倡優盜賊之術是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治日少而亂多嗚呼師道喪而君臣父子失其位至於天地崩壞日月晦蝕胥天下而為禽獸豈不重可哀哉李公之被逮也道出先生家先生命二子輟讀侍左右李公曰此後亦勿令吾兒讀書先生曰書何必不讀特勿學子真讀書耳李公笑曰還須勿令從真先生游也二公雖一時悲憤之言其師弟相期許欣然自

喜之情亦足以明其所講習矣夫荀卿之門有李斯曾子亦有吳起靖難之後廖鏞兄弟承旨以名方正學弟子于師其同志同道古今以來固不可多得若二公者豈非盛事要觀其窮達之日患難死生之際所以相砥礪者蓋何如也嗚呼讀是集者慨然見師道之重知所以教其子弟而科目之耻亦庶乎其少灑矣

殉節錄序

嗚乎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

魏州縣清野堅壁。賊勞于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沈，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公以羸卒棄城出，奇兵殺賊力竭，援絕，身巷戰，攢刃斷脰以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憫，贈官大僕卿，賜祭于蔭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于是為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于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又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又京師。州縣選非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輕，細故興除，必積累而上，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簡科目士，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于反掌，死生決於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况貪庸齷齪者乎？此公之才，與烈所為，不可及也。公諱世浮，字仲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禧特叙其大節，因及州縣治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伯子文集序

伯子之論文曰。由規矩者。熟於規矩。能生變化。不由規矩者。巧力所到。亦生變化。既有變化。自合規矩。伯子于古人文。無專好。其自為文。亦不孜孜求古人之法。雖頗嗜漆園大史公書。為文遇意成章。如風水之相遭。如雲在天。卷舒無定。得莊史之意。然未嘗稍有模倣。吾故嘗語季弟。以巧力變化。而合規矩。伯子所自道。則然也。伯子性脫略于事。而人情當世之故。深鍊熟識。入於毫芒。生平落落然。瑕瑜並見。最以掩過飾所長。高言數人為耻。嘗從大帥略地東粵。有游宦者。將就戮。伯子力請釋之。其後于吾鄉為方面大吏。

伯子適鄉試。事畢不通謁。知者咸歎其高。伯子曰。高則吾何敢。夫吾有恩於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籍里者也。不忘當求我。不求而我往。其將不見德。庶或以慚而怒乎。伯子諸所論述。明乎人情。及不托高名。以自飾。類皆如此。變亂以來。吾兄弟皆貧。伯子每勞苦其身。推食二弟。故記室幕府日多。所作應事文。明切彊厲。與平時如出兩人。今皆無所得錄。又年未三十時。成詩文已八十餘冊。後輒每年刪而焚之。存者不及七八寸。伯子曰。多作不如多改。善改不如善刪。然其所刪。亦頗有可觀者。辛亥長至日。叔弟禧拜

書於畏陵之客園。

季子文集叙

吾季子。詩好漢魏。文好周秦諸子。及其成也。詩類韓退之。文則近柳子厚。季於韓柳未嘗學之。母乃其天質有獨近耶。曾止山過日集言。當今布衣詩。和公為第一。予亦謂其沈鬱之中。發為孤響。矯顧騰騫。極意瑠琢。而樸氣不漓。比於退之。未知孰勝。子厚少好文。選所為山水記。造語之奇。多從漢賦出。諸大篇即如封建論。層瀾疊嶂。峭曲衍遠。亦山水諸記展拓而成。予嘗不欲季以柳州自畫。然此亦極其所至云云耳。

子厚駁復讐議。寄許京兆。與退之論史官等作大為難工。然則季文不及柳文。而十餘年牽於事。無暇讀書作文。過此以往。則吾又不得而知也。季詩文。伯定者十一。他友十二。餘多予所校。季少余五歲。入小學時。父母以為遲鈍。嘗命督課之。故視余猶嚴師。然少暇輒與戲。使為官。南面據上座。身雜諸童。奴為輿。皂旁立。趨走跪拜。而季或虐使諸僮。辭色不中度。輒從上座。提其身。摔地下跪。或與杖十數。季伏首涕淚交。兩頤。終不敢出聲。聞父母。年十八九。學漸成。為人乃沈毅剛苦。勇於義概。雖水火白刃。不易其一言。蹇蹇

諤諤尊親之前無所回其是非。予乃擇向者東急之教而更以季為畏友。易堂諸子年長以倍。其蚤譽於天下及季之始生者。季特起與為雁行交。而足跡漸遍南北。南北賢豪士皆相與結友。惟恐後。季性不湏張如鈎子。人觸其湏則怒發不可忍。前年歸自華山。予夜與飲酒。讀所為西行詩百一十首。引手將其湏曰。猶記皂隸提身而扶其腹乎。今遂能如是。相與大笑為樂。予獨悲夫。吾父母之不及見季之成也。辛亥二月。叔兄禧書於楊子舟中。

彭躬庵文集序

躬庵先生為文章。務以理氣自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乃更好講求法度。獨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沮洳。心怵惕而不寧。嘗譬之戰鬥。弓人聚六材以為深弓。矢人相筭。眦羽以為兵矢。而使貫風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失弓矢落。及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為曲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雨時行。百川灌漑。溝澮原漭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湔湔漫衍。止其故道。而所為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

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庵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較轆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予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庵與林確齋始。而躬庵一見予，遂定交。同確齋從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余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于偽，君子中于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于偽，不可救止。又極稱司馬德操，儒生俗吏不識時務，四言謂足與虞廷十六字相配。予驚以為奇論，而甚安之。逮今二

十年，躬庵子所以見之文章者，率不越此意。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鍊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後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闕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庶庶無狀無過予。而確齋真疾且十年，躬庵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托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

任王谷文集序

魏志卷之四
吾嘗謂今天下之文最患于無真氣。有真氣者或無特識高論。又或不合古人之法。合古法者或拘牽模擬。不能自變化。是以能者雖多。壞壞魁傑。沈深峻削之文。所在而有。求其足自成立。庶幾古作者立言之義。則不少概見。宜興任王谷。隱君子。學古而能文者也。其人易直淳古。故其文多真氣。而又深于古人之法。壬子春。予同客隰陵陳椒峰家。日夕論古文。各出所作相劇切。予甚好之。而王谷乃言。吾生平好侯朝宗文。今觀子殆勝之也。予往讀朝宗壯悔堂集。見有與王任谷論文書。及王谷所作朝宗遺稿叙。固心識

王谷。然初與王谷飲酒。貌朴魯。終夜訥訥。意以為鄉三老。挾克園冊來者。爾既知其姓名。又盡讀其文。乃大驚。時家伯子在座。因相笑曰。世何必無邱邦士。邦士予姊婿。其人神明內蘊。負絕人之姿。文學為吾黨冠。然土木形骸。人不識以為村老。少年負才氣者。至或不與拱揖。後乃驚服。跼蹐面發赤。不能出語。然則貌固不可相士。而神明內用者。其致工也深。理當有然也。吾聞朝宗高氣雄辨。凌厲一世。人獨與王谷深相引重。朝宗之人與文則甚相似。予每讀朝宗文。如當動敵。驚心動色。目睛不及瞬。其後細求之。疑其本

魏志卷之十一
領浮薄。少有當於古立言之義。又是非多愛憎。失情
實。而才氣奔逸。時有往而不返之處。然朝宗使不早
世。得竟其所學。則豈易及哉。吾与王谷。才皆不及朝
宗。而王谷論旨醇正。足以相為勝。王谷好學不怠。其
進于古作者無疑。予則瞠乎後矣。王谷謬許予。予其
何敢以為然。慈溪有姜宸英者。予愛其文。與朝宗並
王谷。他日相見。其毋交臂而失也。

涂宜振史論叙

經之有史。猶書之有圖。博觀後世治亂成敗之跡。然
後聖人之言益明且信。余函莽於經學。而好論史。山

居則同彭躬庵季弟和公。頻年授徒新城。則同涂宜
振。晨夕相講論。余善病。嘗委頓沈席。及与二人論史。
或推枕起。投袂奮步於室中。疾聲大言。聞者驚為詬
厲。而躬庵未嘗作史論。畧見於冬心諸詩。季弟作僅
十餘首。宜振余則各不下百篇。然余才儉。且所記誦。
昏而失之。不能博綜以暢其說。宜振與余談上下廿
一史。則若倒瓶水而瀉之地。其為論曲盡一人之終
始。比類旁徵。雜取以証其說。而歸於不可易。躬庵嘗
言。讀史有三要。曰。設身。曰。論世。曰。闕疑。其高者尤能
於無文字處。得古人要害。余服膺斯說。然古今好議

論凌厲古人者莫不求之無文字之中而以其偏見私意為莫須有之說讞古人之獄或洗垢而索其疵或剝肉成瘡痍此無論陳同甫蘇子父子即呂伯恭亦所不免余則謂論古人者必吾之說立於此使天下聰明才辨好學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而無以為口實如漢武帝欲通身毒國非借道昆明則必不可通也姜伯約守劍門而鄧艾尚得從陰平絕度非論古之極致宜振論霍光輔政久不知昌邑宣帝之賢不肖李泌不舉陸贄自代而薦董晉竇參兔仲淹堅持結納趙汝愚當光宗在而立寧宗則皆所謂聰明

深思之士欲更立一說不能者而宜振德量醇厚瀟灑多高致於人貴賤賢不肖不設城府性不甚好酒與人飲必盡醉醉則鼾睡聲如雷然讀郝惜謝拙王猛諸作嚴氣正性若烈霜之被秋草又何故也

論世堂文集叙

地懸於天中萬物畢載然上下無所附終古而不墜所以舉之者氣也人之能載萬物者無如文章天之文地之理聖人之道非文章不傳然而無以舉之則文之散滅也已久故聖人不作六經之文絕然其氣未嘗絕也聖人之氣如天之四時分之而為十有二

月又分之而為二十有四氣。得其一氣則莫不可以
生物。六經以下為周諸子。為秦漢。為唐宋八家之文。
苟非甚背於道則其氣莫不載之以傳。書詩易禮春
秋之氣得其一皆足以自名。而世之言氣則惟以浩
瀚蓬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者當之。於是而蘇軾氏
乃以氣特聞。子瞻之自言曰。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
地皆可出。在平地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
隨物賦形。而自不知也。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
得不止。而乃以氣特聞。氣之靜也必資于理。理不寔
則氣餒。其動也挾才以行。才不大則氣狹隘。然而才

與理者。氣之所馮。而不可以言氣。才於氣為尤近。能
知乎才與氣者之為異者。則知文矣。吹毛而駐于空
吹不息則毛不下。土石至實。氣絕而朽壤則山崩。夫
得其氣則泯小大。易疆弱。禽獸木石可以相為制。而
况載道之文乎。視之以形而不見。誦之以聲而不聞。
求之規矩而不得其法。然後可以舉天下之物而無
所撓敗。琅霞龔子之言文主乎氣者也。其文浩瀚蓬
勃。出而不窮。動而不止。依乎六經而不背於道。雖欲
不以氣許之。夫馬不以氣許之也。

涂子山空青集叙

新城涂子山好為詩古文辭有名於時辛丑余游新城嘗見子山詩因欲以識其人又聞子山守貧不務苟得所與游少當意者以是得狂名余益願見之明年余游廣陵與子山同客劉氏沙園得盡讀其空青集為之點次所遺覆而中者十而九余廼嘆人言子山狂人自不狂耳然子山當無聊時達達高誦其得意句及主人以酒飲客子山必大酌盡醉起抵掌掀白頰搔耳頰足隱然有不可一世之意子山為文能曲折游山諸記尤矜峭有法度其詩幽遠古淡每使人得之言外五岳之山磅礴而鬱積河南北有大邱

五然必使天下之山皆五岳則不復有五邱天下必皆五邱則凡一山一石一邱一壑之巖岫崑崙窈窕駘宕而負真氣者皆不足登於名山之紀子山詩文所謂山石邱壑之奇足以紀名勝而資游覽假令有挾五岳五邱以臨子山者子山顧有所不屑已癸卯予再游廣陵子山出余所點次曰子其可無一言子山為人短小胸無鱗甲性率易近人及考古義與人爭魚魯則疾聲搖頭不自止云

王竹亭文集叙

泰和王子竹亭以能古文名於時天下非常之士則

獨稱其志識。丙辰秋，予與吾友彭躬庵相見於富田。曰：吾往言王竹亭，今為湖西一人無疑。吾今而後其可以死矣夫。予驚歎，欲急見之。而竹亭且來。中道病作，已詣余金蓮山。又同避兵於雲塢。所言皆天下偉人大事，並恨相得晚。然竹亭終好古文，相與議論，論左史以下，各盡其所見。又出平生所為文，使予論定。竹亭之文，大小修短，各有意思，不苟作。尤長於論古人。是時竹亭舉進士已七年，其言有抱道窮山之士所不能言者。天下皆稱竹亭之文為不朽，不知不朽者何在。知竹亭之才有用於世而不知其何以用也。天

下奇才志士，磅礴鬱積於胸中，必有所發。不發於事業，則發於文章。名理之言，經物濟世之說，在世入皆可以襲取。獨其所不能名言之故，斟酌古人之是非，低徊歎息，百折而不忍下。其苦心精思，則亦惟天下非常之士可以想見。其餘何足知之。而況於襲取而為托之乎。古今文遍天下，莫不自命不朽。然志識卑陋，不出米鹽杆臼之間。及夫臨文，拘牽萬狀，首尾衡決，是其終身所經營，意皆在於速朽。而顧求為不朽之文，噫，可歎也。雲塢去郡城數十里，去孔道數里。時郡中大攻戰，炮聲徹左右耳。而予方叙竹亭之文，與

竹亭上下古今。意氣益激昂。間暇惜躬。庵先子去。不得使之一論定也。

李季子文叙

興化李季子少負才名。年二十舉於閩。後遂自廢。獨好古文辭。為之不輟。余再客揚州。則必屬予論定。季子身華胄。遭時坎壈。其見於文辭。每多感慨不平之音。予嘗謂文章之本在忠孝。季子既有其本。又好學善下。以求工古人之法。譬猶棹輕舟于急瀨之上。而下之也。然季子性好山水。足跡所至。必尋其奇勝。車舟裹糧以游。雖破衣食之資。觸寒暑。不為阻。故所作

游記最多。而視他文亦最工。古今記游其推子厚。近人亦慕倣之。曰似柳某記某記。則以為能。然自子瞻諸人。已不相沿習。故柳記雖工。亦記之一家言耳。而必以慕倣為能。則陋矣。季子緣物繪情。自有天真。吾正謂其不必似柳。然後工也。夫文章之工。必法古人。而法古人者。又往往不得為工。何耶。然則文章必又有其所以工者也。季子知之矣。

信芳齋文叙

吾友王君克承之仲子源字泉繩。與其兄汲公以文學名於時。泉繩岸異多英氣。自其十數年。余輒器之。

及再來廣陵則崑繩為文章已成帙。作項籍論縱橫馳騁。若前無古人者。名下士爭譽之。余未之許。崑繩口不言而意爽然也。丁巳秋。崑繩謁余廣陵。頷下頰已長四寸。目光閃閃逼人。比著書高二三寸。而崑繩年亦已三十矣。再出項籍論。則議論多肯要。法度老成。且曰。源往者不自得。久而心服。先生之言。於是縱觀其文。文之可施於用者十而五矣。崑繩為人伉爽。好大畧。為文多法。史漢吾門人。孔生尚典。文最英悍。余嘗譬之馱馱之馬。然其實用處不及崑繩也。嗟乎。吾老矣。而崑繩今不可為少。彼鄧仲華周公瑾何人。

哉。人學問當有變化。少年英發。中晚之歲。貴沈深。掩抑使不顯其光。吾他日以崑繩之文觀之矣。

首山偶集叙

亦庵中公集其首山之文若詩。將授梓人。請叙于予。予往自翠微山來。候藥地老人。留亦庵信宿。坐陶庵之濯樓。二庵相去不數十武。地羨林木。足游賞。居者客游者。能文之士。必有叙詠者也。青原笑公嘗游而歎曰。西昌諸山。此其首乎。于是人競稱首山。而藥地又自青原退。居于此。四方來者益眾。中公集其詩文。意將欲以文傳其他耶。吾嘗游廣陵。登平山。望江南。

諸山頗暢。求所謂平山堂故趾。雖其土人有不能道。而五百年間。遐方僻壤。小生俗儒。無不知有平山堂者。豈非以歐陽永叔之故與。予嘗笑文章者不朽之物。故宮室林樹可毀。山川有時改易。惟文章則長存。然棟宇榱桷之壯麗。甃礎之堅。旬久者或數百年。少者為年數十。而文章之作。有甫脫于手。未逾時日。已号然若朽株敗瓦之不可用。則亦安所恃之。而其間卓犖俊偉。必以為不朽者。則又水火兵馬流離蕩折之災。使之中天而不傳于後世。嗚呼。中公之集是編也。不為不勤。至于今。而其所存者。蓋亦寡矣。然天下

之最不朽者。莫如人。吾苟身為傳人。則其文雖漸滅。散失。而天下後世。猶將咨嗟大息。不遺餘力以求之。求之不得。或存其篇題。以紀于藏書之府。甚或偽作以實之。寧沒己之名。而不使古人有不傳之文。中公證道于藥地久矣。與之交如衣布食粟。其傳人也歟。諸君子之為傳人者。不乏也。然則首山惡乎而不傳也歟。

陸懸圃文序

興化宗子發。陸懸圃。以高節能文章。名於江北。四方士稱曰宗陸。予與子發為莫逆交。叙其文。又嘗讀懸

圍文慕之。兩過興化皆不值。留書與之而去。丁巳予
客揚州。懸圃得書。自泰州來會。於是益讀其文矣。懸
圃文以直道自任。有毅然之色。與其為人相似。其論
必關世道。法必取裁於古人。為今文章士所不易得。
嗟乎。懸圃非獨文士也。然而可與言文章者。非懸圃
誰哉。予嘗與論文章之法。法譬諸規矩。規之形圓。矩
之形方。而規矩所造。為楮。為掣。為眼。音懇為倨。為磬折。
一切無可名之形。紛然各出。故曰。規矩者方圓之至
也。至也者。能為方圓。能不為方圓。能為不方圓者也。
使天下物形不出於方。必出於圓。則其法一再而用而

窮。言古文者。曰伏。曰應。曰斷。曰續。人知所謂伏應。而
不知無所謂伏應者。伏應之至也。人知所謂斷續。而
不知無所謂斷續者。斷續之至也。今夫入壇壇履鬼
神之室。明神蕭森。拱挺異列。若生人之可怖。按以人
經之法。頰腋廣狹。股脚睚尻之相距。皆不差尺寸。然
卒以為不若人者。俯仰拱挺。終日累年。不能自變化
故也。今夫山屹然窮劣。終古而不變。此山之法也。瀉
水于孟。孟方則方。孟負則負者。水之法也。山以不變
為法。水以善變為法。今夫山禽獸孕育飛走。草木生
落。造雲雨。色四時。一日之間。而數變。今夫水瀉於平

地必注於龜流其所不平。瀉之萬變而不失。今夫文何獨不然。故曰。變者法之至者也。此文之法也。若夫積理以為文。則吾叙子發論備矣。

曾庭聞文集序

曾庭聞自萬里歸。己酉正月。會酒於三嶽。盡歡。怒風十尺。倒上吹。樞屋。洶洶有聲。雨雪雜下。庭聞盡出其所為古文。使余論定。庭聞之文。句格法。昌黎而蒼莽。勃萃矯悍。尤多秦氣。予與庭聞為童子時同學。庭聞天資甚魯。終日讀不盡十行。長省尊大夫於京師。數過吳門。與吳中名士游。其文斐然一變。而庭聞之名

盛於東南。近二十年。則出入西北塞外。嘗獨身携美。人騎馬行萬餘里。最好秦中風土。至以寧夏為家。而庭聞名在西北。其文又一變。庭聞間歸。乃見余于山中。毛衣革鞞。雜佩悅帶。刀礪。面目色黃黝。鬚眉蒼涼。儼然邊塞外人。回視嚮者與余。啣晤。華覘間。及細服緩帶。為三吳名士時。若隔世人物。嗚呼。庭聞之文多秦氣。何足異也。文章視人好尚。與風土所漸。被古之能文者。多游歷山川名都大邑。以補風土之不足。而變化其天質。司馬遷龍門人。縱游江南。沈湘。彭蠡之。雁。故其文竒姿蕩軼。得南戒江海。烟雲草木之氣為

多也。余讀史感慨。赫連氏初無功德。而興之暴。西夏強且久。與宋室為終始。此必有所以自強固者。不獨恃甲兵之力。間披輿圖。按其處。距長城外。河西數十里。自分力劣弱。終身不能至。詳考其興亡盛衰之跡。而庭間乃竟以是為家。邊徼風土。人情叛服治亂。必有深知其故者。他日著之文章。當不止如史傳所紀載也。

宋子發文集序

今天下治古文衆矣。好古者株守古人之法。而中一無所有。其弊為優孟之衣冠。天資卓犖者。師心自用。

其弊為野戰無紀之師。動而取敗。踏是二者。而主以自滿假之心。輔以流俗諛言。天資學力所至。適足助其背馳。乃欲卓然並立於古人。嗚呼難哉。雖然。師心自用。其失易明。好古而終無所有。其故非一二言盡也。吾則以為養氣之功。在於集義。文章之能事。在於積理。今夫文章六經四書而下。周秦諸子。兩漢百家之書。於體無所不備。後之作者。不之以此。則之彼。而唐守大家。則又取其書之精者。參和雜糅。鑄古人以自成其勢。必不可以更加。故自諸大家後。數百年間。未有一人獨創格調。出古人之外者。然文章格調有

盡天下事理日出而不窮。識不高於庸衆。事理不足
關係天下國家之故。則雖有奇文與左史韓歐陽並
立無二。亦可無作。古人具在。而吾徒似之。不過古人
之再見。顧必多其篇牘。以勞苦後世耳。口何為也。且
夫理固非取辨。臨文之頃。窮思力索。以求其必得。鍾
太傅學書法曰。每見萬彙。皆畫象之。韓退之稱張旭
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
一寓於書。人生平耳目所見聞。身所經歷。莫不有其
所以然之理。雖市僧優倡。大猾逆賊。情狀竈婢丐夫。
米鹽凌雜鄙褻之故。必皆深思而謹識之。醞釀蓄積。

沈浸而不輕發。及其有故。臨文則大小淺深。各以類
觸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禦。辟之富人積材。金玉布
帛。竹頭木屑。糞土之屬。無不豫貯。初不必有所用之。
而當其必需。則糞土之用。有時與金玉同功。吾蓋嘗
見及於是。恨力薄不能造其藩籬。自易堂諸子外。不
敢輕語人。而長安王築夫。實應朱秋厓。興化宗子發。
嘗相與反覆。一日子發持其文屬予。叙論旨原本六
經。高者規矩兩漢。與歐陽蘇曾相出入。子發持高節。
獨行古道。而虛懷善下人。他日所極。吾烏能測其涯
涘。故為述平日所與論議者。以弁其端。嗚呼。天下之

可語於此者。蓋多乎哉。

左傳經世序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為尚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太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于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姪。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

蓋世之變也。弒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于兵法奇正之節。自司馬穰且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禍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于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不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注。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十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以自矜。及与武平一論

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慚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慚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注之餘間作雜論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于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碣誅吁厚范宣子禦樂盈陰飴生爰田州兵之謀吳嬰不死崔杼

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事皆古今定變大畧而陰飴生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經見秦伯蔡聲子復在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

十國春秋序

錢塘吳任臣撰十國春秋成以示寧都易堂魏禧而屬之叙禧不敏不敢辭于是叙之曰史才之難也久矣世之言史者率右司馬遷而左班固禧嘗以謂遷當以文章雄天下史之體則固為得蓋史主記事固詳密於體為宜遷則主於為文而已文欲畧而後工

者。則勢不得更詳。而歐陽修五代史亦於事為畧。至十國尤不備。任臣生七八百年之後。傳聞濶絕。書籍散亡。毅然起而補之。其功甚鉅。事亦最難。禧讀其書。采擇詳博。而精於辨覈。為文明健。有法。自史記漢書五代史而外。豈亦有能先之者哉。禧惟天下之勢。分之久則必合。合之久則必分。而其自合而之分也。天下魚潰肉爛。不可收拾。當時所號為豪傑者。非有殊尤絕異之才。其德力皆不能相一。峻法重斂。戰爭不休。生民之苦。於是為極。然吾嘗觀分崩之際。其人才每為特盛。蓋天下之治。體法明而風俗厚。人心安和。

雖有奇才異能。皆帖首抑志。以就繩墨。及其亂也。憤鬱而思動。鋌而走險。上焉者紀綱法度不立。而其下得肆志妄作。以自盡其才。故自周秦之末。以及五代。莫不有特起之英。踔厲沈深。自奮於功名。王侯將相。皆以智力相取。而非有倖得。當其時。有大力者出而驅之。則合。無大力者驅之。則分。彼帝制自為。甫立爭雄長者。要皆韓彭馮鄧。秦李曹石之流亞。然後知天下蓋無時而無才。顧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分崩之際。景不足數。莫如後五代。而十國中人才可觀者。既已如是。任臣是書。豈獨補古史之闕。取備見聞云爾哉。

士不幸生其時。當思所以自奮。毋徒碌碌以苟全性命。為自得。且觀其得。則知十國之能分者何在。其失。則知十國之終於分而不能合者何故。夫能以智力爭城畧地。而不知定天下之有規模。能屈志協力。以得將士之用。而不能深仁厚澤。以得民心。嗚乎。此有志之士。所為掩卷長大息者也。任臣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著有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已版行。而是書關係古今尤大。惜無有能授之梓人。以傳于世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吾知其必有望矣。

溉堂續集叙

三原孫豹人。以詩名天下。垂三十年。予往見溉堂初集。古詩非漢魏律非中盛唐則不作。作則必有古人為之先驅。己酉八月。予客南州。豹人忽自楚中至。相見執手勞問。既出其溉堂續集示予。余袖而藏之。與之過。故人陳伯璣湖亭談。伯璣吾南州之以詩文名者也。設尊酒相款曲。予之言曰。學古人之文者。縱不得抗衡古人。亦當為其子孫。不當為奴婢。譬如豪僕失主人。則悵悵無所之。子孫雖歷世久。必有真肖其祖父之處。豹人曰。學古人詩。當知古人祖父。又當知其子孫。知祖父。則我可與古人並為兄弟。不知子孫。

則不識其流弊所至。道德流為形名。荀卿一傳而有
李斯。知此然後學之善不善有以自考。伯璣既聞而
皆是之。而余又嘗謂善學者必日進而不已。然詣有
所極。則不可以復進。而不已者。無進境而有變境也。
天之雨非有進于晴也。今日晴而明日雨。則人樂其
日新而不窮。於是談既倦。主客薄醉。山雨欲東來。予
歸客館。雨大下。燒燭發袖中詩讀之。乃喟然而嘆曰。
其矣。豹人之能變也。其詩自守而下。則皆有之矣。衝
口而出。搖筆而書。磅礴奧衍。不可窺測。然豹人年五
十。浮客揚州。若妻妾子女奴婢之待主人。開口而食

者。且三百指。世既不重文士。又不能力耕田以自養。
長年刺促。乞食于江湖。傷逝悲來。較甚往昔。故其詩
別有所以為工者。而豹人亦不自知也。予將歸山中。
豹人命為之叙。適予有寒疾。行且別去。不知何日復
相與論文。于是力疾疾書。質之伯璣。以貽豹人。伯璣
為我語豹人。善自愛。吾船乘北風便發。不復到石亭
寺。見孫先生也。

閔賓連游廬山詩叙

山水之有詩文。所以使人閉戶而游千萬里之外。意
氣飛揚。精神寂寞。各得其性情所至。然文記其大畧。

而已詩自山川形勢磅礴奧衍一草一木一石鳥獸
魯蟲之細名賢鉅公之名迹則皆得以命題設咏連
類至百十不止而古今作者自謝氏廬山諸道人外
亦罕有其絕工閔子賓連歎人也與余交十年以詩
文相得庚戌再遇于廣陵其游廬山詩則又工古人
所謂沈辭拂悅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者庶
幾足當之而渾灑老澹更出入陶謝杜許間且吾觀
賓連似不徒欲以詩人見者讀其忠宣祠彭澤懷
古諸篇別有寄託此其意即謂之不在山水可也然
能如是作詩乃可以游廬山稱詩人吾季弟和公舊

年之秦中作西行道中詩百一十首登華山絕頂高
韓昌黎哭處十里云日月從兩耳外降視黃河如襪
帶委地下燕趙秦豫隱隱見黑子俯仰天地悲從中
來有入山披髮長往不返之意而峰嶸崩劣詭秀拔
地倚天則都似五老峰間道下玉川門處予聽而精
神愴悅者久之蓋予昔經此道三步之外動出意表
驚怪狂叫木落石墜嘗欲為詩寫之惜乎賓連吟眺
于五老玉川而獨未過此也

初蓉閣詩叙

世之為詩者法三唐而未能而譽人之詩則往往凌

漢魏而上。動以三百篇許人。夫後世之不能為三百篇也。有故。非持才不逮古人也。物之取精多而用之少者。其發必醇。取精少而用之多。其發必薄。三百篇人不盡作。作不過一二。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胸中所有無有者。弗強道也。故雖以尹吉甫之材。美其見于聲詩者。兩篇而止。豈惟三百。即漢魏諸詩人。少者數篇。多則十倍之。元氣充溢。噴薄一篇一句。皆載生平學問之大力以出。其獨工于後世。無足怪者。至于三唐。家工戶習。自言懷應制之篇。以至酬贈登覽宴游。莫不有作。其能者人各以詩名集。比于今日持為相

似。故自三唐以迄今。詩又別有所以為工者。而顧欲躋之于漢魏三百。則幾何其不誣也。溧陽彭子爰琴之詩。三唐之詩也。有樸素含蓄而不盡者。有雄偉典則。態態然若日中之光。不可遍視者。有婉秀而悽麗者。皆自言其胸中之所有。則又非三唐之詩。而爰琴之詩也。然爰琴所以能為三唐。正在於此。予與爰琴未識面。爰琴因友人廷且庵。貽予初蓉閣詩。而屬之叙。予讀其九日登岱宗遇雪詩。點綴風雅。驅策漢魏。蒼蒼浩瀚。踰三千言。初覽之。若齊魯青色昏曉不辨。細而迹之。則有主峰。有枝輔。群山萬派。趨躡於其前。

而千尺之水瀉其腋也。予因為想象爰琴。其形觀必修偉軒傑。吐聲如洪鐘。鬚髯甚美。他日見爰琴。試以驗之。乃至。或如太史公所稱子房婦人好女。則予為失言。當与爰琴携手而大笑。

危習生遺詩叙

南昌危習生。旅喪之期年。其弟靜生服既除。歲時哭泣不輟。平居幽憂。若孝子居親喪然者。其始死。易堂之少長哭不絕聲。田舍遠近咸來出涕。蓋習生之死如是。其詩益可叙而傳矣。習生少讀書。不售而為賈又大折閱。予友彭躬庵先生屬於習生。故為兄。習生

聞躬庵違時伏居。困約金精山中。乃挈弟來就。相與傭耕人田。或剝樹殼皮為紙。種茶芋。食其家人。而資躬庵游四方。靜生又善病。終年兀坐。待甘毳之養。習生於是乃為詩。詩輒工。余嘗謂人習生詩在易堂中。清絕一往。如名山之有溪澗。而五言律其尤工也。習生為人豪爽。勉立名義。以嚴父事躬庵。撫靜生如愛子。雖甚貧。揮霍百十金不介意。其後舉責無所償。乃鬱鬱疽發左耳。後三日死。習生與予同年生。年四十七。未有妻而竟斬然以死也。悲夫人一父之子視其饑寒困恤。若路人不足顧。而况後再從以下。習生義

其兄之窮。身比傭保以養其志。可不謂賢。方其造紙。嚴冬氣沍。寒水澤腹。堅鑿池冰。以漚穀。兩手皸瘃。未嘗色艱難。當春之穀。雨茗柯萌芽。雨晴間作。日簑笠。采摘。夜則立茶竈。至日出。武火赤釜。手親釜簸弄。十指皮澱起。如被炮烙而已。乃孑然一身之外。無所復須。嗚乎。習生獨非人情乎哉。勞苦之下。猶能以餘力為詩咏歌。以樂其志。余每讀抄紙采茶諸作。未嘗不潛然涕下也。辛亥寒食魏禧題。

一石山房詩叙

辛亥六月。客揚州病熱。下邳張天樞九度歙州鮑子韶挾一客過余。丰儀甚美。不通名刺。坐定。天樞揮扇不已。余竊視扇上。有登樵山詩。滄江如此急。亂石自中流。予驚賞謂此何人作。天樞手指客曰。是程山公詩也。余取扇卒讀。而揖山公曰。吾固聞君不謂遂至此耶。於是恨相見晚。山公則益出其詩。久之子韶九度受業門下。乘間請曰。程子詩固能然。先生初見三語耳。何遽如是。予曰。汝不聞乎。瓶水凍知天下之寒。蓋天地山川古今無窮之故。作者欣慨愉戚蒼涼怆壯之情。皆可得于言外。非其人誰與知之。既予去西陵。季冬返寓九度家。夜大月。衢巷如水。思與故人談。

何之。九度曰：非山公不可，則相與步叩其門。山公見大喜，命出醪醑，就地下共酌曰：吾歲此十年矣，已更持杯而謂余曰：古人言人生如寄，豈不然哉？吾三人對寒月，飲酒論詩，世所謂樂事，何有哉？吾不能斷名，然非吾所急，吾終當放情山水，以詩酒自娛樂耳。更示別後詩，則又即席賦，貧家有良夜，客至喜開樽之句。且曰：前杜茶村為吾叙詩，子其可無言。于是叙之曰：山公歎人世家子，不事家人產而好詩，嘗岸然有輕世之意，尤工五言律云。

虎邱中秋讌集詩叙

壬子八月，余客吳門，將歸翠微峰。宗子發自廣陵，獨身持襍被來送，以十三日。至十四夜，觀燈聽度曲於虎邱。雲間張帶三越，九許葵園扁舟來，與同郡沈賁園相遇于石上。明日夜，吳六益朱雪田、張梅巖亦自雲間至。於時天助清氣，明月揚輝，綠樹華燈，高下千火，肩摩之聲，砢若殷雷。既而人影漸稀，青天月正，越九移尊可中亭畔，觥籌既交，吟咏遂發。六益於是捲袂揮毫，俄成七言二律，杯酒未涼，觀者如堵。余乃反覆其詩，為激楚之歌，人聲無譁，木葉欲下。賁園越九諸子相次詩成，長老云：虎邱中秋之會，往惟絕盛，比

年水旱。歲穀不登。困於徵稅。民瘠已甚。蓋十亡其六七矣。余恨不及見此盛時。然猶有太平遺風焉。宜諸子詩之慨當以慷也。是夕也。有官吏張讌于南樓。度曲者不至。帶三先生以被寒不出。亦有詩會者。自百里至數千里。故交新知。咸用欣慨。寧都魏禧叙。

樹德堂詩叙

丁巳孟冬。予將自廣陵之吳門。于子寶庭潔尊酒。招予為別。且言曰。子何去之速也。其遂將歸翠微乎。予曰。吾聞真州有桃花塢。溪水出其中。舟行二十里。若泛明霞。明年仲春。與友人為花期。當相見也。寶庭曰。

真州花比年稍衰謝。吾家塘村。去村四十里。有口堰者。桃最盛。方花時。灼燦萬株。垂錦十餘里。極望無際。子有意乎。予聞之喜極大笑。杯酒覆衣袂。蓋予生平癖於花。於桃尤甚。曰。使成此游也。諸君賦詩。予當為叙。時王正子在坐。因為予言寶庭固工詩。而寶庭讓未皇也。予索覽不得。正子乃強發其篋。得五七言律絕一帙。予命童子移燭去。即句於坐上讀之。清華而多姿。若春風桃李。而垂柳颺其上。清溪帶其下也。獨寶庭詩。皆近體無古詩。游覽之作。唯五言古景工叙述。魏晉六朝諸家。往往以此得名。而淵明咏桃花源。

羸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其詩乃復古質雋永。出顏謝之上。竇庭以工近體之力。求工於古詩。其何所不為工。吾知口堰看花。竇庭必有魏晉之作出而示我矣。

費所中詩叙

余伏處山中二十年。交友多持高節篤行。不與世俯仰。比年欲游名山大川。交天下奇異非常人。於是踰江涉淮。南盡吳會。東渡錢塘。大率與山中諸子。才相伯仲。吳門奇士費所中。棄諸生教授。予因武林沈甸華造之。相問勞而別。未之奇也。費所中足疾。遣其

門人何吉士報謁。何生三造。余不遇。則屬其友蔣君。自洞庭來訪。且曰。吾見此人老驥伏櫪。詩似頗有奇者。中秋之夕。予與蔣君買舟。竟造何生所。留三日。博論古今之故。私喜此二人者。殆非常士。而何生言。吾之學。蓋親得於費先生云。余返造所中。聽其論史。讀其詩。所中真奇士也。所中於權奇之書。無不究。而其學得陰符孫武韓非為深。人有以文章名。節譽已者。所中則面發赤。搖手相戒。若將反唇而詬詈已者。然迺其所為詩。感慨激昂。深奇之意。固已鬱勃蓬華。而不可遏。與其論史。竇庭相表裏。所中讀史。當秦漢之際。

以至三國五代龍戰虎鬪風雨交馳雷電並擊則揚眉抵掌掀髯而笑其神采百倍平日及夫天下既定裂土而封量才而官修吏治興禮樂則嗒然不能終篇心煩慮散若白日而欲寢者余竊怪以所中才使生四五十年之前譬之學屠龍者技成而無所用所中縱負竒必不肯為王巢朱溫老死貧賤固無足怪不幸而生今日天生所中疑若有意所中亦自疑其才當為世用乃年近五十衣食不自聊終歲課句讀為童子師感慨激昂之氣不得不發之於詩而世無知者則果何為也余將溯大江而歸所中贈余以言

曰今使子捐棄文章毀名義而使子為牛馬為盜賊則何如矣所中命余叙其詩余為言其詩所為作者如此

娛墨軒遺詩叙

予客西陵兄事沈子朗思朗思出示所作兄嫂黃夫人傳既介其嗣子叔宏奉夫人娛墨軒遺詩請予叙之以行夫人諱修娟字媚清江西督學貞甫先生季女十五而適沈君羽文性嗜書羽文習業之暇輒就夫人論書史室後有小竹林為羽文讀書處夫人亦時相就鼓琴自娛嘗同羽文泛舟西湖留連累月日

夜月循蘇堤。至南高峰。隨地觴咏。人望之若神仙。叔
如錢氏如玉。亦能詩。夫人與酬唱。情好甚密。竈其仲
子也。因以嗣夫人。而甲申後。夫人勸羽文罷舉。舉子
業更喜讀離騷九歌九章。激楚之音。与羽文叔竈及
諸從子。月課為詩。然少不當意。則棄去。故存者少。予
所見。又僅五言古詩近體也。夫人詩氣韻清古。無少
有俗下。非閨人其能無傳乎。予內人亦粗通筆墨。年
少相歡得。既以不舉。子善病。二十年間。恒轉牀第。而
予又以授徒。好訪友。恒客外。今年且未返山。觀夫
人倡和詩。閨房之際。于心不勝戚戚。然夫人亦達矣。

哉。夫人七歲能彈琴。八歲能詩。貞甫先生嘗撫之曰。
此男也。吾門其大矣。傳又稱夫人晚讀論語。孟子輒
有悟。又好讀顧宗伯史約。年五十而卒。葬南山。其生
時為羽文。三置妾。及諸慈孝事。並詳傳。不具論云。

贈西陵林山水叙

蛟龍蟠於泥。或乘雲氣而飛。豪傑之士亦然。然龍潛
於淵。水波不揚。竄冥若無物。其出也。興雲致雨。潤澤
萬物。五穀果蔬卉木之屬。咸賴生養。蛟則不然。伏處
而揚波。其出乘風雨。溢川澤。山崩裂。拔木發屋。破壞
田畝。蹊遂。人物盡被其害。而不能致雨。豪傑之士亦

然器小者逞志妄作。犯時而逆天。視人命如草菅。以
僥倖於功名。器大者志在濟人而已。故循分守時。而
不敢妄作。是以動而有功。關尹子曰。蛟蛟而已。不能
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孔子曰。老子其猶
龍乎。故通乎老氏之說者。然後能知之。予識林君於
酒座上。殆世所謂豪傑。又聞君勇氣善擊劍。即日獨
身持樸被。挾所為詩歌。游江楚豫齊燕趙秦蜀。以庶
幾一用於世。今天下號稱太平。然求才正急。世必有
得君者。而君亦因是以相天下士。故於其行也。為蛟
龍之說以贈。

贈北平劉雪舫叙

癸卯十月。予客秦郵。劉君雪舫歸自燕。訪予黃黃山
家。予久知劉君家世及其為人。三過秦郵不得見。既
相揖。列東西向坐。予熟視劉君。肅然動容色。欲徑前
就君執其手。相痛哭。嘔血數升。然後罷。時坐客甚眾。
自貶抑。心愀然不懌者久之。明日報謁。登其堂。則見
故駙馬都尉鞏公所畫山水懸于壁。拱手瞻視。悲敬
交作。而予自曲巷趣郎門。入方丈之室。見其櫺戶案
几。杯匱書硯。以至服用細器。塊然不相關之物。一觸
于目。則皆若有所甚傷于其心。欲痛哭而後已者。予

亦不自知其何以然也。有頃君出其一門殉難紀畧。及鞏都尉城破。自到事示余。受而讀之。拊膺泣下。幾不能終篇。方甲申三月之變。君年才十有五歲。又生長貴戚。宜縱心聲色。自驕倨不學問。乃其所紀殉難本末。於天子孝思。劉氏先世所以興。母若兄捐軀殉國之大節。都城所以陷敗。雖倉皇急遽中。一言一事。莫不條理委悉。使讀者如目見耳聞。而悲憤感激。勃然作其忠義之氣。嗚呼。若劉君者。豈常人哉。君去京師。避地秦郵者二十年。勞苦患難。饑寒之狀。無弗身試。然君語皆京師音。而方願廣願。隱然為宗廟之犧。

昔商民輸桔于河。手擁而弗敢墜。跪入之。弗敢投。夫桔非文王之桔。非文王之桔。而敬之若此。况親為天子懿戚。為忠臣孝子之子。若弟。雖庸人猶將愛敬之。而又况劉君之賢者乎。君好學工詩。其入燕。有燕游草。悲涼怆壯。不忍多讀。喜意君馬首既北。夕陽在野。望燕市城郭宮闕。必有徘徊愴怳策馬而不能進者。不得已而作詩。詩如是。無足怪也。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劉君日夜孜孜。敬其身。不負其志。以視予相見。顛涕。又其情之餘也已。

贈黃書思北游序

丁巳之秋。予自江西來揚州。黃君清持之仲子書思。以高才不錄。明年春。將就學於成均。以試。黃子冲然而質。好學問。請一言贈其行。予曰。以文試。吾何言哉。頃者。吾見子所黜卷。雖冠冕江南。何弗可。而不錄。命也。雖然。語有之。人定者勝。不於南。其錄於北。必也。以文試。吾何言哉。君子之學。將以用於世。用於世者。必知世之所急。而先其切于民者。予。江西人也。而子。江南人。又家揚州。夫自吾贛至揚州。三千里。所見所傳聞。三四年間。天下民生之苦。未有甚于江西者。寇兵所蹂踐。其夫妻子母死亡離散。不相保聚者。十之五。

六。無衣食饑寒垂死者。十七八矣。江南號稱樂土。然民困賦役。不啻十室而五。而揚之下縣。七年被水災。民死亡殆盡。前八月。予之興化。省李廷尉疾。舟百里行田中。茫洋若大海。無畔。其不能去者。則躡板而炊。婦穉赤跣。相向水立。拾螺蛤于泥中。舟子言。如是者。數州縣。凡千數百里也。而予五客。楊自始至迄今。每來則災民之乞食于市者。相摩肩不絕。城以外多道死。嗚呼。何其甚哉。予嘗私謂。治河之大吏。不當以資叙遷。當如漢武帝。募使絕國之詔。或出公卿所共舉。或重賞爵招徠其人。而大吏亦倣此意。以擇屬官。招

致草野非常之士。又當如趙充國先上方畧，寬以期日。夫然後河可得治。揚下邑之遺民可活也。子之行必將以文才傾動諸卿大夫。他日連第春官，其必留意于江西楊州之民乎。而且先為諸卿大夫言之。子故工詩歌，古有采風之義。子盍為詩以待大史之采。當路多賢者，如嚴司農、灑亭葉大史、子吉，皆吾故人。子往見，試以吾言告之。

贈萬令君罷官序

武進萬君以明經令吾寧都。始至優緩循默，若迂儒之無所為者。已而寧之民見其廉也，曰：三十餘年無

是官矣。已而見其才，曰：五六十餘年無是官矣。已而見其所守，久而益介。大兵大亂，處之若無事也。曰：吾儕耳目所及，覩記無是官矣。已而君以廉得辜罷，歲餘不能去。僦西城下之屋而居焉。出則步行，應門無紀綱之僕。童子三四人供事而已。君之下車也，徵稅之耗視前蠲其大半。日肉二觔，蔬數束，酒二壺。幕中賓客之食皆在。賓客嘗不堪，托事去。一粟一薪之費，一夫之役，不以取諸民。有所市民嘗多取值，是以寧之民德之。易堂魏禧曰：予景服夫君之處，乙丙之亂也。方甲寅西南變起，境百里環強敵，十里多伏莽。門以

內奸民之欲持白梃而起者相視。君下令門內郊以外。部署民兵而訓練之。民氣日壯。今日重。於是敵伺而不敢偏。伏戎不敢起。協鎮之兵不敢譁。而好亂民有所歸。不至於為賊。於是寧民得晏然保其父母妻子。免反覆誅討之殃。然君之始為是也。禧山中聞之。竊以為隱憂。古人有言曰。拒虎而進狼。改革之際。寧之民嘗稱兵於市。白日而殺人劫人。於縣治之門。已而郡兵破縣城。屠掠幾盡。今以急用之。能保其不為狼乎。已而聞民兵稍有跋扈者。已而聞君因事繩之以法。法者二三人。其黨無不伏。於是終亂三年。

郊市之民無敢動。以迄於今帖然。若未嘗聚眾而鼓之者。予乃喟然歎曰。其古之人也夫。消禍於未崩。折於方長。以靜制動。而以閒暇治其勢。其古之人也夫。予三十四年。以病不交州府。丙辰之秋。將游三吳。治裝於西郊僧舍。君夜聞之。啓關而出。西城兵二百許人。聞令君夜出。皆佩弓刀。先後走護君。已而知為就視余也。皆大驚。予乃與君為往返禮。今予以病臂。就鍼師於雙林。道出武進。將遊君里。與君姻舊為吾故人者。相談讌。而君尚不得歸。予過君寓室。見君服御起處。未嘗不慨然大息。歎庶吏之不可為也。前年郡

兵數萬潰城下。欲衣入。君閉門解印綬拒之。寧人感其功。比罷官。閉市三日。爭出錢為請。然不動聲色。以定大亂。其大功在不可見者。寧之人未必知之。於是乎有言。

鄭禮部集序

吾江右。古以文章名天下。自先輩衰謝而傅平叔徐巨源諸名士。又相繼即世。數十年間。文章之衰甚矣。吾意巖穴中。必有藏名山而俟之其人者。歟。抑吾罕交士大夫。國門有人。吾未之見也。夫巖穴士獨行孤立。有感情鬱勃不能已于言。而顧沈諸井。浮諸江海。

者。其不盡見于世宜也。國門有人。則終將見之。何以宜見而久不見。意者其有待而流布歟。抑亦其子孫之責歟。余庚申卧疾章門。鄭子闡慶以名紙款戶。禧聞鄭子好古學。而才力能自濟于難。士之有用者也。亟延見于榻前。鄭子則手奉其所刻先人禮部君遺集。嗚咽以授禧。而屬之序。他日讀之。文若詩。並雅暢。得古人風軌。其名于今之世。固宜。意所謂國門有人。待賢子孫而流布者。其在斯歟。最後讀與陳元公論錢虞山明詩選。與子弟手札。及論漕運。而君之學術見矣。讀信民謠。戰國策雜詩。父老嘆諸作。而性情心

術見矣。即其辭格所工。雖次山石濠吏子美諸別。未見其孰軒而孰輕也。嗟乎。子美有言。使得如結者十數輩。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天下治安可俟。今使禮部君內莞國政。或出為方面大吏。民生愁苦。當未遽至于是。而天不假年。中道隕落。則豈亦氣運之為之耶。或疑禮部君筮仕翰林。遷禮部。並非有民社責。而其發諸文章詩歌者。颯颯然憫時憂民。流連而無已。毋寧非出位之言。夫君子立言。必取其關於世道民生。雖伏處巖穴。猶將任天下之責。而況其為士大夫者乎。嗚乎。世之士大夫。以詩文名天下。而憂樂不出戶庭之內。語不及于民生。吾未知其性情心術。為何如也。禧故于闡慶之請不辭。力疾而為之序。禮部君名曰奎。字次公。廣信貴溪人。

廣從生時文集序

余十一為時文。又十二年而棄去。方余之為之也。用力致精。頗號勤苦。然平時好為卓犖不羈之文。試場屋。則多瑰麗典博以為工。亦其時然歟。而世所推奉為先輩大家者。余率厭以為不足效。蓋至于今年。且老而不變也。而所為場屋之文。則又自壓棄之。嗟乎。三四十一年間。天下之文數變矣。守其故常而不能自

變以適于時。是操棊履于越市。馬良車堅北轅而求適楚者也。南城黃子從生。工詩好古文。與余相見于南州。而出其時文屬余叙。夫余之不事事也久矣。食貧教授亦間。泛覽天下之所為時文者。嘗以是別利鈍之器。今夫樸塊然木耳。斲以斧斤。礪以密石。而髹焉。則為良器用矣。璞之与石。無以異。剖而琢之。離以文物之表。則為重寶矣。是故金鐵至鈍也。而淬磨之。以為薄刃。木石至頑也。而成美器。人之于時文亦然。夫言理宗傳注。格法取諸成規。此亦至拙之事也。而巧者為之。則方中圭而負中璧。曲中鈎而直中繩。以

取科名。有若養叔于射。矢百發而百不失者。夫黃子之十九登賢書。以文名于當時。無怪也。黃子之文。于理也。析乎微芒。其心與手之相得也。若灑榆瀋于地。而轉轂于造父。色若四時之華。競秀于寒暑。而利若薄刃之入有間也。人之欲取資料名者。得黃子之文。讀之。譬之取火于陽燧。而取水于方諸。吾知其不窮。爾矣。或謂黃子當專志一氣于時文。不當好古文。為詩以亂其心。余曰。不然。歸太僕有光。以時文冠三百。年。自其為孝廉時。古學已名天下。或又謂今之為時文。不必工如黃子。而取科名者。纍纍也。余笑曰。子不

魏志子文選要卷之五
見乎韓子之言射乎。韓子曰：童子彎弓而射其發也，中毫末，使復之則不能。吾之言黃子之文，夫亦為乎其欲復之者也。

陳文長画竹冊叙

陳文長工画竹。予最愛之。予所居翠微峰，石根拔起，穡立八百尺。其上生雜木數千章，梧桐桃李橘柚之屬，植無算。皆拱把蔭高屋，獨竹不生。予種竹死而復種。凡又十數年，終不活。每以為恨。及余遊新城，得文長画竹歸，懸之庭中。而石岡所種竹已筍生，可盈握。其後竹日益生。余日倚竹下，乃益愛文長画竹。家伯

子東房性喜画，頗能別識古今人工拙。見文長画竹，驚嘆謂觀其作葉，直是顏柳家書法。画師為余寫像，頗似之，而近俗。文長輒画小竹七八枝，蒙以烟月俗氣頓洗。文長画竹多形態，冊小當恐不盡其工。然吾伯子自燕都還，相謂河北苦寒，都中諸貴人園亭得數竿竹以為貴玩。而前年有司稱朝廷命，取竹江南窮山僻壤，繹騷無不至。余翠微峰頂竹無得免。今文長挾其冊游吳越，吳越士大夫宦京師，文長竹益工。好者益遠，見其似而欲得其真。江南之竹恐以文長畫也。文長其無以竹游也夫。或曰：世之好似也久矣。

蘇詩卷之四
江南竹。劇根鬢土而之燕。百無一得活者。得文長。畫
懸壁間。颯然而風雨至。烟雲愴怳。出入庭戶。即真種
竹何異。文長竹益工。則江南其可以終休矣。文長為
人良易。能文藻。吳越多余知交。又人好奇。必有知文
長者。予將惟文長之所之也。

西湖近詠題詞

西湖近詠。汪子周士庚申客游所作也。予幼誦守人
山外青山之句。又見人衣吳綾織作西湖諸勝。不禁
羨慕。私念吾身安得至此。長覽西湖志。益神往。及癸
卯同友人客杭州。寓昭慶寺側。見水濶波清。疑而私

問人曰。此何地。當與西湖近耶。曰。此即是也。予爽然
若有所失。蓋平日所欣羨。若六橋桃花垂柳樓臺之
勝。士女之紛華。一無所有。与少壯時傳聞。畫然為兩
地。意不懌者數日。寓半月。晨興夜寢。烟水風月。盡湖
山自然之美。乃嘆曰。此真西湖也。往者花柳樓榭。繁
華掩映。吳宮之西子也。今之山水。苧蘿若耶之西子
也。周士絕句。率多自然之韻。不假雕飾。与今之西湖
最為相稱。懷人憶舊之作。悲來悼往。若不勝其情。豈
與竹枝棗竿爭靡靡之響乎哉。余寓湖樓時。最愛望
湖心亭。烟雨忽來。遮却一角。忽去或一角。微露烟中

魏叔子集卷之四
楊柳數枝斜拂其上。意周士未見此。故無詩。廼予屢見之。又嘗為人道。亦卒無詩。何也。

游京口南山詩引

辛亥四月。予客揚州。李礪園招游金焦。宗子發欣然從之。既渡江。大風江涘揚埃。白浪拍山腰。兩山微茫。若被烟雨。乃游南山。經鶴林。招隱洞。夾山。八公諸勝。予家金精第一峰。奇石四十里。岩洞窈冥怪詭。視南山。無足當意。予欲返。李子強予。終游蓮花洞。天適雨。至則山石崢嶸。齒齒側垂。露房綴葇。雨濡濡。如晨風滴露。蒼崖上開千瓣。白芍藥一枝。洞口立小石峰。古

梅樹佶軼。偃蓋倚峰。蔭洞梧桐。高千尺。孤生石角。雨益下。山僧進櫻筍。二子據案作詩。無紙。各以白磁碟起草。摘玉簪葉書之。予方倚梧下。作礪園種竹圖說。竟而二子詩成。並工。予遂不更作。引其篇端云。

魏叔子文選要卷之上終

